

探索奇迹

P. D. Ouspensky

〔俄〕彼得·鄂斯宾斯基◎著
黄承晃◎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探索奇迹

P. D. Ouspensky

〔俄〕彼得·邬斯宾斯基◎著
黄承晃◎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奇迹 / (俄) 邬斯宾斯基著 ; 黄承晃译.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7 -5117 -2242 -3

I. ①探… II. ①邬… ②黄… III. ①葛吉夫(1866~1949) - 宗教哲学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790 号

探索奇迹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王 景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61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彼得·邬斯宾斯基 (P.D.Ouspensky, 1887—1947), 生于俄罗斯, 6岁左右就已阅读成人的书籍; 12岁以前已探究过诗、画和自然科学。在十几岁的时候便研究数学、生物学和心理学, 尤其对第四度空间的观念特别感兴趣。1912年发表《第四维》, 1914年发表《第三工具》《宇宙的新模型》, 给西方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东方旅行回到俄罗斯以后, 作了数次以“寻找奇迹”为题的公开演讲, 影响深远。1915年在圣彼得堡遇到葛吉夫, 开始研究“第四道”系统。同葛吉夫一起工作几年以后, 在英国开办了另一所学校, 继续传授“第四道”系统。主要著作有《人可能进化的心理学》《寻找奇迹》《奇异的一生》《第四道》。

葛吉夫：20 世纪的达摩

1400 年前，来历如谜的天竺异僧达摩，由海路抵达中国，带来佛法新革命的种子，但是中国佛教并未给予达摩热情的回应，这颗禅的种子默默酝酿 200 年，才在不识字的樵夫慧能手上开花结果，发展成光彩灿然、天机勃发的中国禅宗，千百年后，流传日本，再广传欧美，成为全体人类共享的灵性珍宝。

20 世纪初，曾经游学许多古老密意知识流传的地域，包括印度、西藏、埃及、麦加、苏丹、伊拉克，前半生如同一阕隐讳的神谕，没有人知晓他的真实来历、修学背景，葛吉夫（G. I. Gurdjieff 1866 ~ 1949）像一颗闪亮耀眼的巨星翩然降临俄国首都莫斯科，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崭新的修行体系、天马行空的行事风格，强烈吸引了一群慕道之士。

时至今日，奇人已远逝，除了一则又一则或精彩或神秘的事迹，他就像达摩一样，带给世人崭新的前所未见的洞见，通往解脱的第四条道路，一个渊源古老却又清晰有力的法门。

多年来，在个人修学的过程里，笔者读过许多历代大师的传记、故事，原本以为各种大师风格都在我的知识领域里了，当然，这是一种不实的虚荣心态，直到接触了第四道体系，研读葛吉夫的生平事迹之后，我不得不再度承认，茫茫人海中，处处卧虎藏龙，人的发展可能性何其浩瀚！葛吉夫善于叙述他的领悟、体验与渊博的秘密知识，但我早从过去的教训里学到，看人的行为远比听人的话来得真切，所以我会想知道他的行为作略，而他也确实确实令我眼界大开！

从 1912 年开始，葛吉夫最先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成立修行团体，大时代的动乱开始现身于 1917 年，俄国大革命像风暴席卷每一个地方，葛吉夫率领

他的弟子，不断远离战区，期间经历数不清的艰苦、考验、磨炼，1920年，葛吉夫率众逃出俄国，暂时落脚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这么动荡不定的情势下，每一次局势稍为平稳，葛吉夫马上展开教学，成立修行机构。一直到1922年，葛吉夫终于定居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枫丹白露，他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终于在此得到正常运作的天时、地利。

命运将葛吉夫驱离俄国来到西方，也使他逐渐扬名欧美，冥冥之中他就像从东方来的使者，将东方的智慧注入西方的知识里。一直到近几年前，第四道这个修行体系反而流传于西方，不见于俄国。

葛吉夫宣称“第四道”并非他自己发明的，而是渊源久远的古老智慧。我们可以在第四道体系中看到有些理念脱胎于佛教、苏菲密教、基督教，有些理念则是原创性的，未见诸现存的修行体系。葛吉夫博杂广大的密意知识经由大弟子邬斯宾斯基以卓越的理性整理后，“第四道”体系更加条理分明。

葛吉夫是个千变万化的人，流畅展现不同的风貌，当他严厉时，光是眼神就能令人动弹不得，当他温和时，就像春天的暖阳照得人人眉开眼笑。

但是身为灵性导师，他展现严厉、无情的一面远多于温和、轻松的一面，他从不谄媚弟子，从不赞美弟子，相反的，他不断找弟子麻烦，不断设计情境让弟子不舒服，以残忍无情的说话方式鞭策弟子，所以有人甚至称他“冷血圣人”。

追随他多年的弟子哈特曼曾经有感而发说，“真正的”葛吉夫使人想与他永远在一起，可是“日常生活”里的葛吉夫总是使人想逃得远远的，如果不是为了修行的话谁愿意待在他身边？

的确，葛吉夫的作略就像滤网一样淘汰道心不坚的人，或者与他无缘的人，他一点都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在无望的人身上。他的动机是，如果你不能清醒过来，那还不如去死！

虽然他常常“故意”对弟子发脾气，创造大地震般的“震撼”，但是眼光锐利的人可以察觉这些台风似的愤怒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从咆哮的狮子转变成满面春风的慈善家，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就像是他把玩自如的两张面具，随时因应不同情境而决定戴上哪一张。

有人传说葛吉夫浑身散发某种宁静的力量，动物可以感觉到，当他在路上散步时，猫狗都会跟随他。虽然没有文献证实这一点，但是许多像狼一样

倨傲不驯的人物在他面前柔若羔羊，却是众多弟子有目共睹的。

他要求弟子对其服从，可是又要求弟子必须带着清晰的头脑。

不要相信，要质疑一切，要亲身验证，这是第四道的首要原则。

有一次，哈特曼问他：“我现在是否应该完全信任你，毫不质疑地遵照你的建议？”

葛吉夫轻轻点头，停顿一会儿才说：“确实，大致说来是如此。但如果我开始教你手淫，你也照做吗？”然后转身离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这说明了葛吉夫无意要弟子盲目追随他，弟子应该永远记得自己是为了“清醒”的目标才会追随老师。

所以当弟子成长到某个地步后，葛吉夫甚至不断挑衅弟子，以各种难堪的手段赶走弟子，逼迫他们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立道路。

由于葛吉夫是这么善于折磨他的弟子，所以有一次当他对一名学生说：“你的母亲？上次来，是客人；下次来，是学生。”

这位学生心里却想：老天，我对母亲的爱还没大到想把她丢入火炉里！

在葛吉夫的眼中，道德是荒诞可笑的事，有人问他，你的教学里根本没有道德存在。他回答：“当然没有！人们总是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但是道德只是一种自我暗示，我们需要的是良心。我们不教道德，我们教的是如何找到良心，人们对我们所说的感到不高兴，他们说我们没有爱，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鼓励软弱和伪善，反而扯下这些面具。”

事实上，对葛吉夫来说，善的定义很简单，凡是有助于灵性进化的就是善，妨碍灵性进化的就是恶。所以，世俗所谓的善往往不是善，世俗所谓的恶也往往不是恶。

有一次，他对 12 岁的孩子彼得说：“想想看，善与恶就像人的右手与左手，善与恶可以互相毁灭，除非你有一个目标，使两只手合作。纯善或全恶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人。”

这个目标，就是灵性的进化。

葛吉夫还作了示范给这小孩看。

在湿冷的冬天，小孩彼得在葛吉夫的房里生火，努力了老半天，只燃起一把小火。

他忽然要小孩躲到一旁，然后拿起一瓶上好的白兰地往小火苗上一倒，

火势霍然熊熊大作，整个房里映满火光，一会儿后火势转稳，成为正常的火焰。

葛吉夫说：“如果要立即的成果，必须使用任何手段。”

这个现身说法给少年彼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事件也说明为了解脱葛吉夫可以不择手段，同样，为了铸造高等人，葛吉夫也会不择手段来雕琢弟子。

不过，他附带对小孩补充了一句幽默的话：“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的是时间，不要糟蹋上好的老白兰地。”

葛吉夫说第四道是“狡猾的道路”，第四道的修行者是狡猾者，因为第四道注重四个中心平衡发展，巧妙避开前三道的障碍。

葛吉夫本人正是“狡猾者”的个中高手。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国，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但是葛吉夫自有非凡手段，他跑去见银行经理，说：“我要告诉你一封从纽约来的信，带来多么好的消息。”他宣称，一名富有的美国弟子，送给他一口得克萨斯的油井。所以希望银行给他更大的信用额度，等到战争结束后，从油井喷出来的大笔钞票将会飞到法国还清所有账单。

葛吉夫的长袖善舞以及出色演技在此获得最佳证明，他赢得银行、许多当地商店的资助，安然度过战乱时期。

到目前为止，葛吉夫是我所知道的圣者之中最长袖善舞、最有赚钱本事的人。

外界迷惑于葛吉夫千变万化的面目，时常无法明确给他贴上标签，他的形象波动剧烈，从圣人到恶魔，都有人这么看待他。

葛吉夫的人格魅力巨大动人，往往令人一见倾心，当然，如果他刻意要使人错认他是个脾气暴躁的怪人、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1929年，葛吉夫前往纽约，当时他的美国弟子奥瑞基领导了一个第四道团体，成员们听到很多传说，说这位来自枫丹白露的大师“神秘又邪恶”，许多绘声绘影的小道消息描绘“大师与女人們的邪恶勾当”以及对于金钱无止境的渴求。然而，当葛吉夫与奥瑞基的学员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之后，所有谣言当即烟消雾散，就像“黑板上的粉笔字擦得干干净净”，这些学员立刻以敬

畏的态度面对葛吉夫。一位女学员感慨说，葛吉夫把自己藏起来了！难怪一般人看不见“真正的葛吉夫”。

1926 年 6 月，葛吉夫出了车祸，一次离奇难解的车祸。他开车撞上道路之外的树，整个人飞出车外，车子的方向盘碎裂，他昏迷不醒，脑部严重内伤。最奇异的是，葛吉夫躺在草地上，一块舒适的坐垫枕在头下。没有人知道在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葛吉夫如何能办到这一点。

医生对他的生命能否存续不敢抱持乐观态度，但是不久，他奇迹般苏醒过来，由于伤势太严重，复原缓慢，尽管如此，他在复原期间依然能表演常人难及的繁复舞蹈动作。

他之所以能从这么严重的伤害复原，除了超凡的意志力，一部分原因是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包括医学知识以及获得能量的奇特方法。他明白表示过，为了实现“人的进化”这个困难无比的任务，“一个人有必要知道一切的事情”。

他最重要的弟子邬斯宾斯基也说过：“真正的下工夫是对素质下工夫，但是知识帮助下工夫。”

葛吉夫复原后，改变弘法路线，他停顿了“人类和谐发展机构”的教学活动，开始致力写作，作品有《与奇人相遇》、《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等。

他的写作方式也与一般作家不一样，他让许多人一起参与，变成集体共修的一种形式，在其中磨炼弟子的素质。

举例来说，他先以俄语口述，秘书记录，然后交给其他弟子翻译成英文，然后弟子当众朗读。有时候，明明英文翻译无懈可击，葛吉夫仍然坚持重译。他的目的，也许在于要求弟子学习非常精确地使用语言，因为在第四道的修行里，“精确的语言”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精确的语言就没有精确的研究，没有精确的研究就没有精确的修行。

在葛吉夫的晚年，1948 年，他 82 岁时，又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当他晚年入室弟子贝尼特见到他时，十分惊讶！

葛吉夫的衣服都是血，满脸都是紫黑的淤伤，在我眼前几乎是个死人。即使如此也不足以形容，他是一具从车子里走出来的尸体……他走进房间，坐下来，对我说：“现在，我所有的器官都毁了，我必须创造新的。”……一阵痉挛与剧痛流过他的身体，我看见鲜血从他的耳朵流下来。

葛吉夫被送去医院，他拒绝X光，拒绝盘尼西林，嘲笑盘尼西林是“灵魂的毒药”。他也拒绝止痛剂，不准医师注射吗啡，宣称“我早已知道如何与痛苦共存”，“虽然非常痛，我的身体剧烈疼痛”。于是在他的坚持下，医生只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替这个82岁的怪老人动手术。

七天之后，贝尼特再看到他时，又一次惊愕！

他的复原如此完全，看起来甚至比车祸之前更加健康，仿佛这次车祸不但没有耗弱他的身体反而强化了所有的器官。

葛吉夫是个多能的人，他是灵性导师、催眠师、舞蹈家、魔术师、大厨师、泥水匠、地毯商、古董商、古物鉴定家、机械维修师。

有一回，一位仰慕者求见葛吉夫，正好看到他在数一迭钞票，他的手法如此纯熟精湛，犹如专业的银行出纳员，眨眼就把钞票利落地数完，使这人惊骇不已！他忍不住自问：“这是我的灵性导师吗？”

葛吉夫不受道德束缚，不受惯性的行为模式束缚，在他著名的教学晚餐里，为了打破社会常轨，他安排上流社会人士坐在清道夫旁，让淑女与妓女同桌。

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活在狼群中，你就要学狼嚎叫。”

有一次，有人来找葛吉夫，他就要秘书哈特曼夫人先到隔壁等他。

哈特曼夫人透过门缝看见葛吉夫摇身一变，成为一名非常精明也非常市侩的地毯商。

等到交易结束后，葛吉夫发现哈特曼夫人满脸错愕，他笑问她：“你怎么回事？”

她说：“我没有办法正眼看你。”

“为什么？”

“刚刚我几乎认不出来那是您。”

葛吉夫笑说：“你期望什么呢？你希望我跟这个来买地毯的人谈解脱之道吗？这样的话，有助于让他买地毯吗？如果我对弟子谈刚刚说的话，弟子还会追随我吗？所以你要明白，别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就扮演什么。就像现在，有人来向我买地毯，我就要扮演地毯商，而不是灵性导师。”

这就是“活在狼群中与狼一起嚎叫”的现身说法，说明了第四道的修行打从一开始就坚定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

从葛吉夫的亲身示范，可以明确了解第四道的教学目标：不是培养无所不知的学者，不是训练出无能的圣者，而是有能力去“做”、有真正自由意志与丰富正确知识的“完整的真人”。

而如何达到他的境界？

葛吉夫淡淡地说：“除非你们愿意付出我付出的代价，承受我所承受的痛苦。”

| 目 录 |

第 一 章	为了“做”得先“存在”	1
第 二 章	人的四个身体	27
第 三 章	认识人类机器	50
第 四 章	知识与素质	61
第 五 章	宇宙的共通语言	76
第 六 章	四个中心：理智、情感、运动、本能	93
第 七 章	为什么我们不记得自己	108
第 八 章	高等意识与高等中心	130
第 九 章	人类机器进化的三个阶段	153
第 十 章	时间即呼吸	181
第十一章	清醒、死亡与再生	199
第十二章	转化性能量	217
第十三章	奇迹的开始	237
第十四章	客观真理与一般语	253
第十五章	第四道学校	272
第十六章	人、羊与虫	288
第十七章	“停顿”练习	314
第十八章	感觉一个新的“我”	334

第一章 为了“做”得先“存在”

1914年11月我回到俄国，那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而我刚完成埃及、锡兰和印度的长途旅行。我在科伦坡得知战争的消息，便从那儿取道英伦回国。

从在我离开圣彼得堡踏上旅程的时候，我曾说我要去“寻找奇迹”。“奇迹”这个词很难定义，但是对我而言，它却有着相当明确的含义！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不可能逃出这一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迷宫，除非我们能找到一条全新的、和我们以前所知所用者完全不同的路。但是，这条全新的、或说已被遗忘的路，其开端何在，我就无可奉告了。

当时我已经知道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这层假象的薄纱之外，存在着另一个真相。为了某种原因，有某种东西将它和我们隔离开了。“奇迹”就是能穿透那未知之真相的东西。对我而言，那条导向未知真相的路可以在东方找到。为什么在东方？这问题很难回答，这个想法里面或者有些许浪漫的成分，但它可能来自一个绝对真实的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东西。

在回国的旅途上，以及逗留伦敦的数周当中，我对自己的探索结果所形成的想法，全都被战争的野蛮荒谬、充斥在空气中的激情、人们的对话以及报章杂志等等，给搅糊涂了。我常常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受到它们影响。

但当我回到俄国，再度体验到我出发时所带着的想法，我逐渐感觉到我的探索以及所有和它有关的一切，比其他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在这个“十分荒谬”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要来的重要。

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场战争必得看作是生活中通常会有的大灾难之一，必得看作我们不得不在其中过日子、工作，并为我们的问题寻求解答的一种

情境！这场战争，这场欧洲大战，以前我不愿去相信它有可能发生，也久久不承认它的真实性——但它终究成为事实。

我们就生活在它里面，而且我领悟到：它必须被当作“人必将死”的伟大象征——它提醒人们：凡事需及时，不可拖延，“生活”本身不可信赖，以及到头来之空无。

虽然如此，这场战争还不能触及我个人，因为或许俄国，包括整个欧洲，终将不能逃过这场劫难，但它对我个人尚无立即的威胁。而且，那一步步逼近的大变局看起来像暂时性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它即将带来内在和外在的分解和破灭。

总结我对东方——尤其是印度——的印象，我必须承认，在我回来之后，我的问题似乎比出发时更复杂了。印度和东方不仅不曾去了它们的奇迹魅力，相反地，这魅力还染上了以前所没有的色调。我很清楚地看出，我所采取的方向是正确的，在那儿能找到欧洲早已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同时，我也承认这秘密被藏得很好、很深。我原先不以为会是如此。

当我刚要出发时，我已经知道我是要去寻找一所或一些学校。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有的领悟。我了解：个人的、个别的努力是不充分的；我们有必要和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思想接触。而这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思想，必定存在于某处，只是我们已和它失去联系。

但对于学校的想法，我在旅行当中改变了好多。一方面，它变得比较单纯、比较明确；另一方面，它却变得比较冷、比较远了。我想说的是，学校已经失去它们原先的童话色彩。

在我出发时，我仍然认定和学校的关系充满奇幻色彩。“认定”一词或许过于强烈。我应当说，我梦想着和学校产生“非物质关系”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另一个平面上”和学校接触的可能性。我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但我觉得和学校接触似乎在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应带有奇迹的性质。例如，我幻想着和久远以前的学校，或毕达哥拉斯的学校、埃及的学校、建造巴黎圣母院的学校接触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在作这样的接触时，时空的障碍自会消失。

学校的观念，本身就具有奇幻的成分。我认为似乎只要是和它有关的一切，任何事情都不会太过不可思议。而且，我也认为我对学校的那些梦想，和我企图在印度找到学校，这二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冲突存在。这意思是说，

正是在印度，我才可能和学校建立其种永续的、不受外在干扰影响的关系。

历经一系列的会晤和思考之后，在我回国的航程上，“学校”的观念变得比较真实和具体，因而失去了它奇幻的性质。我后来才明白，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学校”不仅需要我们去找，还须得我们去选择。

我并不怀疑学校的存在，但我同时开始有另一种信念：我所听说过的学校，以及我能够接触的学校，都不适合我。它们不是明显具有宗教的性质，就是有着半宗教的属性；风格上绝对是虔诚的。但这些学校并不吸引我，主要是因为我要寻找一所宗教学校，那我在俄国就已经找到了。

还有些学校则属于略微多愁善感的道德哲学类型，带着些许禁欲苦行的色彩，像罗摩克里希那的行者那样。这些学校中不乏好人，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拥有真正的知识。另一些学校则通常被称为“瑜伽学校”，它们立基于狂喜恍惚状态的创造。在我看来，那多少有点“降神术”的性质。我不能信任他们。他们所获得的成果，不是自我欺骗，就是希腊正教神秘主义者（我是指俄国僧院文学中）所称的“美”，或蛊惑。

还有另一类学校，我未能与他们取得联系，仅止于耳闻而已。这些学校承诺很多，但也要求很多。他们立刻要求一切，我必须待在印度，放弃回欧洲的想法，宣布放弃所有我自己的观念、目标和计划，走上一条我无法预知导向何方的路。

这种学校今我很感兴趣，况且，曾和它们接触并向我提及它们的人都不似凡夫俗子。但我觉得似乎应该还有一种更理性的学校存在，让人们在某个程度之内有权利知道知己将往哪里走。

与此同时，我得到一个结论：无论学校叫作什么名字——玄学也好、秘教也好、瑜伽也好，皆应该存在于凡尘，就像任何其他种类的学校：绘画学校、舞蹈学校、医药学校一样。我终于明白：想着“在另一层面上”的学校，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要以梦想来取代真正的探索。而且我终于了解这些梦想正是我们通往奇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

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我作了进一步的旅行计划。我打算由回教的中东开始，主要范围在俄属中亚和波斯。但这个计划注定无法实现。

离开印度后，我从伦敦出发，穿过挪威、瑞典和芬兰，抵达了圣彼得堡。那时，彼得堡已经更名为“贝特罗格勒”，并且充满了空谈和爱国的热潮。很

快地，我又转往莫斯科，并开始在一家我曾经从印度向他们提供稿件的报社担任编辑工作。我在那儿待了六个星期，但在那段期间内，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而这段小插曲又关联到往后发生的许多事情。

一天，在报社的办公室中为下一次的发行作准备时，我发现一则报导（我想是在“莫斯科之声”里面）。它提到一出芭蕾舞名叫“魔术师的挣扎”，说是某一位“印度人”所编。该剧将在印度上演，并将为东方秘术，包括苦行僧的奇迹、神圣舞蹈等等，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我不喜欢字里行间那种过分时髦的调调儿，但印度人所编的芭蕾舞剧在莫斯科很罕见，我便剪下那则报导放进我的版面中，加上些许批注说，那出芭蕾舞剧企图表达的东西是很多旅行者前往印度想要看到的，但他们在真正的印度却找不到那些东西。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那家报社，前往彼得堡。就在那儿，在1915年2月和3月，我以“探索奇迹”和“死亡的难题”为题，谈论我的印度之旅。那时，我有意为我的旅行写一本书，这些演讲就是在为那本书预作介绍。我在演讲中说：“‘奇迹’本来应该可以在印度找到的，但事实上却找不到；普通的方法没有用，因为印度将她的秘密藏得比许多人所设想的还好；奇迹是存在的，但它们却由许多极易被人擦肩而过、不知其中奥秘亦不知门道何在的事物所暗示。”那时，我心中所想仍是学校。

尽管战争在打着，我的演讲却激起相当多人的兴趣。每一次在彼得堡杜玛镇的亚历山大大厅演讲，都有超过一千名的听众。我收到许多信，很多人来找我而且我感觉到以“探索奇迹”为基础，有可能聚集一大群不再能够忍受社会上例行的说谎形式，也不再能够生活于谎言之中的人。

复活节过后，我到莫斯科去作上述演讲。举办演讲期间，我遇见两个人——一位是音乐家、一位是雕刻家。他们不久就向我谈起一个在莫斯科的团体，它从事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研究和实验，这个团体由一位高加索的希腊人葛吉夫所领导。我了解，这位葛吉夫正是我在三四个个月前在报上所看到的那出芭蕾舞剧的编者——那位“印度人”。我必须承认，那两个人所告诉我的有关那个团体的事情，各种自我暗示的灵异现象，并不怎么令我感兴趣。我先前已经听过许多恰恰像那样的事情，心中早对它们有所评价。

妇人们忽然在房间里看见一对“眼睛”漂在空中，便着了迷，跟着它们穿过大街小巷，最后来到某一位东方人的房子，那一对眼睛正是他的。或者

一些人，当那一位东方人在场时，忽然觉得他正在看穿他们，看透他们的感觉、思想和欲望；而后他们的腿觉得异样，乃至不能行动。接下去，他们就坠入他的控制之下；他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一件他要他们做的事，即便是隔着一段距离。

我总觉得这一类的故事只不过是些蹩脚的虚构，人们为自己编造奇迹，并且恰恰按照他人的期望来编造。它混合着迷信、自我暗示和有缺陷的思考。并且，根据我的观察，这些故事从来就少不了它们所提的那些人的某种合作。

就因为先前这些经验，我并不热衷和葛吉夫交往，经过我新近认识的 M 不断努力说服，我才同意去和他见个面谈一谈。

然而，就在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我对他的评断和料想竟然完全的改变。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次会面。我们到达一家虽非在市中，却很热闹的小咖啡店。我看见一位长着东方相貌的人，不年轻，有一对黑色的八字胡，和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一开始，他就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起来像是在乔装自己，并且和我们所处的地方以及它的气氛完全不搭调。我仍然有着满脑子的东方印象，而这位脸孔长得像印度土王或阿拉伯族长的人——他立刻让我似乎同时看到他戴着阿拉伯的白色头巾，或印度的贴金包头布——坐在这家小生意人和买办们云集的小咖啡店里。

当时，穿着一件带有绒布硬领的黑外套，和一顶黑色绅士礼帽，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出人意表的、几乎是令人警觉的印象。他的差劲伪装令你尴尬，因为你看出他明明就不像他所要装的样子，却又必须和他应对得好像你没注意到什么。他的俄语说得并不正确，带有一股浓重的高加索腔调；这种腔调，我们习惯于把它联想到任何事物，就是不会将它和哲学思辨搭在一块儿。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那种奇怪和意外的印象。

我不记得我们的谈话如何开始，我想我们谈到印度、秘教和瑜伽学校。总括起来，我了解到葛吉夫曾经到过很多地方旅行，并曾到过一些我仅仅听过名字、不曾去过却很想去的地方。他非但不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感到困窘，还在回答时多说了一些我没问到的。我喜欢他那种小心而精确的说话方式，M 不久就告辞了。

葛吉夫向我谈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我并不全然了解他。听起来好像是